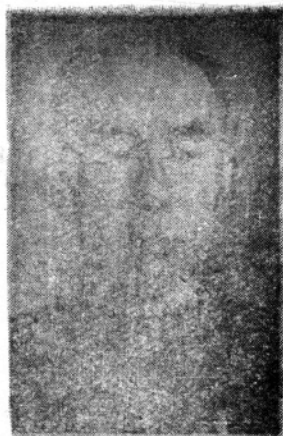


为忠魂立碑

穆建华



作者简介



穆建华，1938参加革命，现年76岁，离休前曾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。他在部队工作多年，历任政治指导员、教导员、团政委和炮校政治部副主任等职，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东北、平津战役、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等战役、战斗，左腿曾负伤致残。

穆建华离休后，少时仅读过几年小学的他，以“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”的精神激励自己，立志学习写作，为党的事业继续拼搏、奉献。于是，他便一心倾注到写作创作上，经过十几年孜孜不倦的追求，终于克服重重困难，写出了《人间无黄昏》电视剧本和《激流猛进》、《四族一家的遭遇》、《赤子忠魂千古留》等百万多字的书稿。他为写好《赤子忠魂千古留》一书，翻笔记、查资料，千里迢迢回部队、访战友，追忆那硝烟弥漫的岁月，含泪记下了那些为国捐躯战友的感人事迹。继后，他以坚强的毅力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，四易其稿，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此书写作。

愿穆老的心血之作能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。

一九九六年八月

内 容 介 绍

张有是原“猛冲部”三大队八连五班战士，系吉林省榆树县南岁子人。曾任饲养员、炊事员，牺牲前是一名徒手战士。在辽沈战役、黑山阻击战之张胡屯战斗中，为救战友，为了战斗的胜利，诱骗敌人以爆破筒，与数十敌人同归于尽。战后给其记“特等功”，并授予“无产阶级硬骨头”称号。所在五班命名为“张有班”。

张有同志牺牲的价值，不仅在为战友，为战争胜利壮烈牺牲；还在于五班和他的战友们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继承发扬了张有烈士“无产阶级硬骨头”精神。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张有班响应军党委“打好出国第一仗”的号召，首先与凶恶的美军战斗，“荣建出国第一功”，战斗中打得坚决顽强，对鼓舞全军打败美帝更加增强了信心，做出了全军之榜样。同志们自发的将二三〇·四高地，誉为“张有班的英雄阵地”。在这个阵地上换了三个班，都以不给张有烈士和张有班英雄阵地抹黑，发扬张有“无产阶级硬骨头”精神的英雄气概。在战斗中，克服了种种困难。先后击退美军排、连、营近百次猛烈进攻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。张有班的英雄阵地屹立岿然，让美军望而生畏。

在这个阵地上，同志们坚守了两个月零八天。打出了三个英雄班，一个模范炊事班，授予八连“打好出国第一仗”的锦旗。有的授予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”称号，被选为

“志愿军归国代表”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首长亲切接见。张有班在粉碎美军一九五一年“秋季攻势”和在攻打高阳岱北山战斗中，都建立了新功。时至今日，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，突飞猛进的时代。不少老将军、老战士和张有班的老战友每聚一起，都提念张有烈士的“无产阶级硬骨头”精神是永生不朽的……

这本小书写了张有烈士苦难一生，和张有班及其战友们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张有烈士“无产阶级硬骨头”革命精神，一些战斗生活情节。是一个英雄集体的战歌，今年是张有同志牺牲四十八周年，写出来献给保卫祖国、建设祖国的同志们。

(一)

一九四六年深秋，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，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。松红支队二连，被迫撤到松花江以北的古镇法特哈门。杜连长和朱指导员正在研究助民秋收时，突然走进一个人来：

“长官，我想当兵，行吗？”

连长、指导员一看：此人年在三十五岁上下，穿一身破旧更生布黑色的棉衣，面黄肌瘦，形如病夫。右眼上边有一处半寸长的旧伤痕。当地口音。年轻轻的，倒象是个讨饭花子。从他的目光可以看出，此人心中有不小的压力。

杜连长问来人：“你来要当兵呀？”

那人笔直地站着说：“是。长官，收下我当个兵吧。”

朱指导员说：“看你身体不大健康，回家去吧。生活有困难，可以找工作队，他们会帮你解决。”

“长官，收下我吧。我走遍了伪满州国，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，哪里是我的家呀！”说着掉下泪来。

这一说，引起了二位连领导的怀疑。杜连长又问道：“现在满州国完蛋了，这里是解放区，你怎么没家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原籍何处？”

说到这里，这位壮年“呜呜”大哭起来。他擦了一把泪水，抽咽着说：“我原先是当长工，就住在这榆树县南边大坡，南岁子人，名字叫张有。”

朱指导员问：“你爸爸、妈妈呢？”

提起他的爸爸妈妈，张有哭得更伤心了。一时说不上话来。杜连长见他哭得伤心。便让张有坐在旁边一个凳子上。

停了好长时间，张有才说：“我爸爸、妈妈一无所有，都在姓刘的一家地主当长工。爸爸种地、妈妈做饭。地主家三进三出的高宅大院，爸爸、妈妈住在人家的厨房内。在生下我时，爸爸、妈妈高兴极了，因为几辈都穷，就给我起了张有这个名子。妈妈说：“这名字好，长大了就不受穷了。”

“地主从没给爸爸、妈妈开过工钱。爸爸找姓刘的地主，想要几个钱，买点东西给我妈补补身体。那姓刘的地主说：“生了儿子，我给你贺喜了。不要取钱，先存在我那里。你有儿子了，以后我给你盖点房，给你两垧地，不是就有了自己的家产了。正好我也生了个儿子，没奶吃，听说你家人的奶水不少，别让她做饭了，给我奶孩子吧。这样她可以好好休息，生活我亏不了她。咱得讲清楚：可得先让我的儿子吃饱，再给你的儿子吃奶。”我爸爸对我妈一说，妈妈想了想说：“为了咱张有长大能成个家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”从此妈妈都是先喂饱了人家的孩子，才给我吃口奶，没有奶就喂我米粥。人家的儿子又白又胖，我从小就养成了个瘦身子。小时只显大肚子，好歹我算是活下来了。刘家的儿子大一些了，就又让我妈下厨房做饭。

以后刘家儿子上学念书，爸爸也想让我上学念点书，又找刘家地主要工钱。刘胖子又是那一套：“念书花钱你花不起，读少了没用处。给我放马好了。”为了吃口饭，将来有个自己的家，从小我就给刘胖子家放牛放马。在那松花江边，一年四季放马放牛，夏天日晒雨淋，牛虻蚊咬，身上被咬得尽大疙瘩血点子。冬天里穿一身旧棉衣服，那破靸头子，冻得‘咔咔’响，只好放在牛马粪上暖暖脚。有时偷着夏天到江边玩玩水，冬天滑滑冰玩。刘胖子看见了非打即骂。

“爸爸长年劳累得吐了血，哪有钱买药吃，不久就去世了。我妈哭得要死要活的。最难过的是，爸爸死了连块埋葬的地皮也没有。妈妈哭着对我说：‘总不能让你爸爸苦了一辈子，累死了还让狼拉狗咬的吧。’刘胖子装得象个善人一样，对我们娘俩说，‘别哭了，老张死在我姓刘的家里，我不管谁管。哪里有席子呀，把他卷在席里，埋在村西河边那棵树旁去吧。’”

“我妈实在不忍心，扯下炕上两床破被子。裹在爸爸身上。就这样把我爸爸埋葬在了屯子西河边小树旁。”

“我十七岁那年，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，成立了伪满州国。我二十二岁时，和妈妈给爸爸上坟，妈妈痛哭了一场，回家就头晕，倒在厨房炕上，连话也说不大清楚了。妈挣扎着说：‘我活不成了，死后想法与你爸埋在一起，就算你尽了孝心。别忘了过些时添上点土，你离开刘家吧。咱……咱……咱的血和汗，不能让姓刘的都吃干呀……’说到这儿妈妈就断气了。第二年伪满在要劳工，要到刘胖子家。刘胖子找到我说：‘我那孩子在外念书，你替他去吧。你爸爸坟上添土，我派人照管。最多三年，回来，要房地钱都行。’从此我又替他儿子当了劳工。说是三年，一去就是十来年。小鬼子哪里把咱中国人当个人。不少人被打死、饿死、冻死在北满与苏联边境上。我眼上这伤疤，就是小鬼子打的。小日本完蛋了，伪满州国倒台了，我这才边要饭边干零活，回到六坡。借了把铁锹，先到爸爸和妈妈坟上去，想添些土。到屯子西头一看：别说坟头，连那棵小树都被水冲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
张有说到这里，再也说不下去。又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杜连长和朱指导员，见张有哭得伤心，见他又饿又渴。

让通信员给他取了些饭菜，又倒了碗开水，让张有喝完水，吃了一大碗饭菜。

张有吃完饭菜，喝了水，情绪才好了一些，接着说：“刘大胖子被关起来了，乡亲们说：共产党、解放军好，劝我当兵去。长官，您说我到哪儿去？只好给爸爸妈妈攒起个大坟头，就来当兵了。收下我吧，我没处去呀！”

朱指导员说：“你是个苦命人，咱这军队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，应该收下你。可是这军队不挣一分钱，生活也艰苦，打起仗来你这身体恐怕不行。还是回大坡找工作队，他们会解决你的生活问题。”

“你在部队当兵，能干些什么？还是回去吧。”杜连长说。

“长官，别看我又瘦又黄，我没有病。喂马、做饭干什么都行。我是在伪满州国当劳工捡了条命活过来的人了。生死不怕，要为我爸爸妈妈报这个仇！”

二位领导听了张有这些话，哪里讲的是他个人之苦难，实际是控诉旧社会穷人的苦，诉国家民族的恨。又听张有讲：不怕死，身体没大病，喂马做饭都行。杜连长问道：“喂马行吗？”

“从小在江边喂马。喂不好，就开除我，我二话不会说。”

朱指导员认为张有苦大仇深，是个好人。瞅了瞅杜连长说“留下他吧，到炊事班去喂马好了。”

“留下你当兵了，喂好咱们连的四匹马，就有功了。”杜连长说。

张有听了，立刻站起来，连连鞠躬说：“谢谢长官，我

一定喂好马。”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情。

让张有坐下后，叫来上士李子玉和炊事班长崔万福。把张有领到炊事班，换上军装。从此张有便成了人民军队中一名光荣的饲养员。

(二)

张有参军后，见部队同志之间亲如兄弟，不打骂老百姓、买卖公平，讲的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，比起他当日本鬼子的劳工时，真有天地之差。所以他喂起马来特别尽心，每天喂饱了马，牵上遛两趟，用刷子把马刷得干干净净。时间不长，把四匹马喂得滚瓜肥壮。没事时也帮助炊事员烧火做饭。见到连长和指导员了，就征求意见。张有这样工作积极，经常受到连里领导的表扬。

一天朱指导员来到他喂马的槽头前，见张有正在用刷子给马刷身子。朱指导员问他：“马身上没土呀，怎么还刷它？”

张有敬完礼说：“喂马有喂马的学问：刷刷马的身子，马就舒服精神得多。跑完了不能马上喂水，那会闹病的。看着马尾巴，梳成什么样子精神，其实没好处。马尾巴那还怎么打身上的牛虻蚊子。”

“老张喂马，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我看朱指导员你骑的这匹枣红马真棒！你看这马身子不长，高蹄子，大眼睛不会摆道。大鼻孔，跑起来不闷气。一看就是一匹大走马。骑上去跑起来，你端碗水都不会流出一滴。我还没见过这样好的大走马，哪来的呀？”

“这是过去第一任连长刘汉松用两匹洋马换来的。那个连长是旧中国军人出身。苏联红军和抗日联军从苏联回来的周岩峰一到九台，就组织了二连。连副是个特务，骑的是匹菊花青。连副被我们枪毙了，刘汉松去上学。现在杜连长是从关内来的老同志。我就骑了这匹枣红马。我刚到九台二连时，就我一个人是关内来的。松江支队，原是九台县保安大队。现在这连队，才算人民的军队了。过江前别的连都叛变了，就咱二连一个开小差的没有。”

“看起来，咱们连还可以。我张有一定听连首长的话，好好为人民服务。一定喂好这马。”

朱卫华指导员，在和张有谈二连的往事，通讯员纪小山走来：

“报告指导员，我们二连马上要开到松花江边的谭岗去，连长请你回去。”

朱指导员回到连部，杜连长说：“谭家岗江西开来了一队敌人。支队让我们连开往谭家岗，与敌人对峙，防止敌人过江破坏。”

当天下午部队开到了松花江边的谭家岗。经向附近做买卖的小商贩了解，知道对岸敌人队长姓于叫于东生。经朱指导员提议，要同于队长拉上关系，来个小停战。杜连长同意先试试看。经支队批准，先是给于队长写信，讲大道理。以后又递过几大瓶子酒去。于队长也偷偷给二连领导递过纸烟来。结果朱指导员的想法实现了，与于队长交上了朋友，来了个小停战，谁也不打谁。以后信上谈起“三民主义”，是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，谈得于队长口服心服了。于队长装做商人，真的又过江来。二连杜连长、朱指导员当然热情接待。

经过交谈，于队长看得一封江，这种局面保持不下去，只有把队伍带到江东，投靠人民军队，才是唯一出路。最后于队长说：

“国民党是害苦了我。从关外派我到关内当兵。嘴里讲抗日，实际是剿共。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抗到了东北，抗出了个伪满州国！抗日抗得日本帝国主义进了关。刚刚胜利蒋介石又挑起内战。我回关内，老母亲在要饭，一封江，非打不可，我老母亲又不知逃到哪里去。”

“不久就快封江，我带一百多人过来，我想问题不大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望贵部过江西接我过江，不知能不能办到？”

朱指导员说：“没问题，你带队过江后，大妈可以送到后方，这就解决了大妈的生活问题。你这就立大功了。我们保证那边弟兄们愿参加人民军队我们欢迎，愿回家发给路费。”

杜连长说：“天气这样冷了，就以封江第二天早晨，我们过江。最好你打三枪为信号，证明你已准备好。不打枪，我们暂不过江，说明你没有准备好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，我姓于的说了不算，头上摊炸子，淹死在松花江里！”

谈好之后，于队长回到江西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。因为当时保密，连里一般战士，谁也不知道有过江接于队长的重要任务。杜连长和朱指导员见江水流得慢了下来，江中结出一块一块的冰块，但是何时封上江，心中没数，又不能提前告诉大家。所以心急如火，白天黑夜到江边去看。江还是没封。老天又刮起了东南风，一场小雪从天而降。两位连领导见变了天，心中更加着急要弄准何时封江。两个人黑夜里踏

着地上的积雪回到屋中。张有脸上带着几分愁容，匆匆忙忙走进屋来：

“连首长，你们真沉住气了！”

“老张你怎么这么着急，马病了呀？”朱指导员说。

“不要着急，坐下说。：杜西芳说。

张有急得没有坐下，拍着大腿说：“这江一封上咱不抢过江去，敌人还不过江来呀！”

听了张有讲的话，二位连的领导非常吃惊。在想：“张有怎么都知道过江的秘密呀？”

“你听谁讲咱们连要过江？”杜连长问。

“咳！还要谁讲，江一封不是就修上桥了呀。咱不打敌人，敌人还不进攻咱们连呀！”

朱指导员听了，知道张有说的是另一回事，高兴地说：

“老张讲得很对，我和杜连长正在着急，搞不清楚那一天才封好江哩。”

“我看封江就在这几天，我小时候在江边放马。每年封江我都看得很清楚，一看就八九不离十。”

“快说说。”二位领导说。

“这两天不是刮南风，在下小雪吗？我遛马在江边，看着要转西北风。西北风一刮，似刀子一样吹在脸上，很快就会刮晴天。冰块变得更大，水似不大流了。大冰块撞得响个不停，说封上江一夜之间就封上了。谭家岗这段江有个弯子，封起来更会快。”

“封上江，当夜就能过江呀！”朱指导员问。

“常言说：流冰在半月，封江在一夜。还有：宁走封江一寸，不走开江一天。有时大冰块互相卡位，上边是冰下边

是水。也有时下边是冰，上边还在流水，就可以过江。不过咱们部队人多，小心点也可以过。要过江我带头，没关系。”

“喂好你的马，不用你过江。但是连里请你当个封江的观察员。多到江边转转，最好能早晨，最晚中午告诉我们，今夜就可能封江。”杜连长说。

“好，这任务就交给我吧，就看西风了。”

指导员听了高兴地说：“就看你借这西风了。等着你封江的消息。看咱们连演借西风这场戏吧。”

张有听了，虽然不知道过江的具体任务，但他想到一封江，连里定有重要任务。满有信心地说：“好吧，听我的信好了。”他说罢，敬了个礼走出门去。

张有接受了观察松花江封江的任务。便牵上马，成天到江边看江里流冰块和天气的变化。到了第三天夜里，西北风刮个不停，一下子把天上的乌云吹散了。他认为封江的时间，就在今夜，急忙跑到连部说：

“连长、指导员：我看今天夜里，十有八九就封江。”

二位领导一听，马上集合全连，详细地向全连讲清了过江的任务，讲了注意事项，要求提高警惕性，又要尊重于队长的弟兄们。吃完中午饭，下令各班做好过江的准备。当日半夜参加过江的人员便开到松花江边。参加过江的每个人，守在江边。一个个冷在身上想在心里。冒着西北寒风，单等大江一封，三声枪响，立刻赶到江西，把于队长的队伍接过江来。果然如同张有讲的那样：天亮前大江就封好。等到东方的太阳升起到地平线上，听见江西岸三声枪响，划破了宁静的早晨。每个干部、战士精神了几倍。立刻照计划过到江西，顺利地将于队长和他带的那个中队接过江来。

于队长和他那个中队起义开到了法特哈门受到了军民热烈欢迎。二连回到谭家岗。在全连的总结会上，杜连长表扬了张有不仅喂马负责任，特别强调说：“这次我们顺利过江，张有同志起了观天文看风向、封江准确的关键作用，也可以说起了诸葛孔明‘借东风’的作用……”

当时在会场上，有人喊了起来：“应该给张有记功呀！”

朱指导员说：“是的，不是我们过江时间准确，其塔木的敌人赶到江西岸，于队长起义就不会这么简单。我们的任务也不会这么顺利完成。现在我赠张有同志四句诗：

松花江水顿时封，

滚滚浪涛化玉龙。

喜得西风消息确，

牧马新兵建头功。

“应该给张有同志记功。”

朱指导员刚一说完，江西岸的枪声响了。原来是在其塔木的敌人听到枪声，一连人赶到了谭家岗江西对岸。见江东有部队守卫，于队长的队伍已经无影无踪。胡乱打了一阵枪，便逃回到其塔木去了。

(三)

一九四七年一月，松江支队和榆树县保安团合编为吉北独立三师九团。二连改编为九团三营八连。朱卫华指导员调任为三营教导员。整编时为了连队集中精力打好仗，一律不准再做什么生意，马匹也集中到团骑兵排。因为连队没有马了，张有便当了八连炊事员。他见朱指导员调到营里任教导

员，营的干部还配备有马，就找到朱教导员，手中还拿着一副马镫，对朱教导员说：

指导员升到营里工作，我送给您点东西做纪念。”张有说着，把一副铁马镫，递到朱卫华手中。

朱教导员一看，是一副铁制成的马镫，问张有：“枣红马有铜马镫，要着铁马镫干什么？”

张有将铁马镫上端拴了一条绳子说：“这副铁镫叫‘九眼透龙镫’，是我前些时给我爸爸妈妈坟上添土时，从屯子里老刘胖子地主的旧宅内，带回来的。”

“这镫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你看这每只镫上有九个眼，每个眼中一粒铁蛋，整个镫是一条龙，这镫一动便响了起来，这镫过去是刘胖子地主的一宝。他经常讲：难得呀！最贵重的地方，这镫口总是朝前后，怎么动也不变。这镫不似别的镫，顺着马的肚皮。真有紧急事，上起马来有这镫就方便多了。”张有说罢，把铁镫换到了枣红马的马鞍上。拍了拍枣红马说：“枣红马，只有你才配这副九眼透龙镫。”也怪，枣红马准是叫张有喂得有了感情，向张有连连点了三下头。

“老张同志，我看你很喜欢这枣红马，调到营部喂马吧。”

“不，在连队参加战斗的机会还多些。我还想到战斗班，扛上枪拚死拚活干一场哩。我没妻子老小，牺牲了也没牵挂。”

“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，希望你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”

朱卫华说罢，一看那副九眼透龙镫，果然镫口朝着前后。

同张有握完手，一脚就登在了镫上，不象过去上马前，先把铜镫摆好，才能上镫骑在马鞍上。说了一句“张有同志再见”，奔向营部去了。

以后在江密峰和打长白军的战斗中，张有积极参加抢救伤员；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严冬。还在八连炊事班工作。一场大雪，掩盖了辽西整个大地。在法库、三面船和大小张家子一带，一、二营都打了一些胜仗。只是三营还没投入过战斗。战士们都着急了。一天张有来到营部，问朱教导员和李唯志副营长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咱们营里同志们对你们有意见。”

“有意见就提呀，不是坏事。但是不要背后讲怪话，那就不对了。”

“副营长说的对，老张请你谈谈。”

张有开口就说：“都在讲：‘一营打，二营攻，三营后边听炮声’。我看没人给你们讲。我和我们班长老管头听了，商量了一下，让我来说说。这不叫巴结首长吧？”

“巴结”，朱教导员看了看李副营长，笑着说：“老张呀真有你的，咱们部队干部和战士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，这叫上下级关系。还有一个是同志战友的关系，有什么话都可以讲，这叫什么巴结，你刚才讲的好。”

“一营打，二营攻，三营后边听炮声。这不是什么怪话，是希望我们三营打仗。老张，这仗少打不了，你回去吧，以后有什么意见，欢迎你提。”

张有告别了朱教导员和李副营长，到通信班，看了看枣红马，便回到八连炊事班，向大家说：“营首长讲：这不叫怪话，还讲仗少打不了。”

他讲完，大家便做起饭来。

就在当天夜里，三营作为全团的前卫营，踏着深深的积雪，过了冻得坚实的辽河。向着石佛寺南边不远的孟家台前进，准备阻击沈阳增援的敌人，保证兄弟部队，全歼石佛寺之敌人。

师里命令九团夜十二时前，一定赶到孟家台，立即修筑工事，阻击沈阳增援敌军。因为天气太冷，西北小风吹到每个人脸上，如同针刺一般。出的那汗透过棉衣，针线眼上结成铜钱大小的霜块。可是每个干部、战士的血都在沸腾。部队静静地前进，只听见踩得地上的雪发出“吱吱”的叫声。忽然前边传来“提高警惕，到了沈阳通石佛寺的公路上了”的声音。部队继续前进，走了一程又从后边传来“停止前进，休息”的口令。

部队一停下，战士们小声谈论起来：

“这休息还不如走，衣服内从热到汗，快变成冰衣了，快走吧。”

八连炊事班张有，不仅担着全连的食油，还担着两名掉队同志的背包、米袋子。身上出的汗更多，当然也就更冷。冷得他身子直打冷战，他跺了跺冻得咔咔硬的靰鞡鞋子说：

“看样子又要在后边听炮声了。这会连一营、二营也都要听炮声了。”

“不要说话，听什么炮声？”

张有一看，是司务长李子玉说他。他小声说：“孟家台没敌人，不是全团听炮声呀。”

“看起来你老张还不冷。”

就这鼻涕不怕冷，越冷越往外跑。”